



龚乐瑛近照。(采访对象供图)

## 一路生花

黄保才

职场中人,总有退休的一天。6月底,满头华发的龚乐瑛办了退休手续。

但她依然忙,手头有一部正在创作的话剧剧本,关于大陈岛垦荒精神的。事实上,文艺工作者通常退而不退,因为事业就是他们的职业,龚乐瑛尤其如此。退休,无非意味着不再朝九晚五去单位上班了,她可以脱却冗务,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创作,这手中的笔,因了职业的惯性和丰沛的才情,终究搁不下。我估摸,她会像国家一级作家钱锺书那样,今年80岁了,同样白发苍苍,依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不久前还和人合作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康巴汉子》。

45年前的四月人间芳菲天,一个还在念高一的新昌女孩,被台州越剧团相中,来到临海,当起一名越剧演员,从此,她与台州结下不解之缘,工作、事业、家庭全安在这儿了。她的青春、她最激情燃烧的岁月、她的才华,都奉献给了第二故乡,挥洒在她挚爱的文艺事业中。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她都能历经风雨,披荆斩棘,踏平坎坷,一路生花,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美丽和光彩。龚乐瑛,在台州乃至浙江文艺界,应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有她,戏剧芳华园会逊色不少。

她是台州市专业技术终身拔尖人才,集演员、导演、编剧三重角色于一身。前15年的舞台生涯,她水袖长舞,唱腔悦耳,塑造了马上皇帝李世民等多个大红超剧主角。之后30年,她成功转型,既导且编,创作了无数高质量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在省级以上各类比赛中获奖70多次,5次获全国戏剧创作最高奖“曹禺奖”“小戏奖”,3次获全国最高政府奖“群星奖”;多部作品和多篇理论文章在国家级刊物发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作品选集《南竹丝语》。获奖是从一个侧面对自己作品的肯定,她更关注受众对作品的喜爱程度,为此常常在创作过程中殚精竭虑,不知白发早生,而那些获奖证书,则被她随意堆放,尘封日久。

当越剧演员无疑是辛苦的,早起晚睡,吊嗓练功,累并疼着,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舞台上下的跌打滚爬,铸就了她小生名角的同时,也砥砺了她迎难而上的、坚韧不拔的意志。这为她后来转型为戏剧干部、导演和编剧,埋下了志趣的伏笔和情感的基石。

一个人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因遇到阻碍和时间的冲刷,而便懈怠,半途而废,相反坚持不懈,高扬起生命的风帆,积极主动应对未知的艰难,最终抵达梦想的彼岸,这分明是一种理想而幸福的生活。龚乐瑛就此前高中都没读完,学历低,文字基础弱,但好学,爱读书,加上对戏剧事业有一份浸透到骨子里的热爱,她离开舞台后依然选择文艺工作,而不愿按部就班地过安稳日子,满足于丈夫工作的平淡日子。在她的个性里,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这是一种自己与自己较劲,“别人能我也行”的自信。因此一开始,当台州戏剧界缺好剧本,在师长的点拨下,她毅然尝试着写出处女作,结果一炮打响,在省里拿了奖,从此一发不可收,日积月累,希望在田野上,一路捡麦穗那样,创作出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作为戏剧创作者,龚乐瑛有一颗敏于感知、善于创新的头脑。她热爱生活,但重精神轻物质,这使得她思想天马行空,不受羁束,灵感迸发,激情澎湃。她信奉“艺术高于生活,但一定要源于生活”,这使得她的作品给人有很强的亲切感和时代感。她的作品,除了42集儿童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美丽的小梅花鹿》、话剧、戏曲、小品,都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小戏。《大山里来的母亲》《微笑》《换星牌》《弯弯的月亮》《打瓜园》……这些作品聚焦社会小人物的命运起伏、喜怒哀乐,遵循着底层生活逻辑,容易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龚乐瑛很聪明,将自己的创作领域定位于熟悉的小戏,然而小戏不小,小戏里有折射时代的大主题,有多面的人性刻画,有纷繁的生活观照。“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在龚乐瑛的作品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龚乐瑛的创作态度,用“精益求精”“完美主义”来形容绝不为过。就像新闻报道,优秀的短稿比长稿难写一样,小戏要成为精品佳作,离不开“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追求和匠心。写完一个剧本,数易其稿是家常便饭,每每废寝忘食,更无暇顾及生活琐事。她对自己的剧本搬上舞台,有一种完美主义的执念。借助丰富的舞台经验,她更乐于自己执导自己的作品,力求精准地将戏剧的艺术功能发挥到极致。戏剧作为完整的舞台艺术,有着高度的综合性,剧本只是半成品,排一台戏,涉及演员、舞台、灯光、舞美、音乐、服装、道具、乐队等各个方面,非团队协作才能大功告成。“相较写剧本,我更爱当导演。”她直言不讳自己的喜好。今年4月,她担任总编导的原创民族交响情景音乐会《宋韵台州》上演,因突破性创新,备受观众青睐、业界好评。这部作品体现了她驾驭不同艺术融合创新的能力和当导演的深湛功力。

“台上一台一样的表演,幕前幕后一样的艰难,戏里戏外一样的美丽,难了难断的还是这情缘”,这是龚乐瑛爱送给她的四句唱词,很贴切地涵盖了她的艺术生涯。“向前跑,带着生命之火,不必留恋和停泊,破浪的船自会一路开放常新的花朵”,这是一位台州市文旅局原领导给她的赠言,分明寓意她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演奏出更灿烂的人生乐章。生命终将老去,艺术之树常青。

越剧团的当家小生。

回首早年演过的角色,追求高品质的龚乐瑛说都不太满意,但她感谢那15年的越剧生涯,为自身打下了扎实的艺术基本功,助自己从此在舞台上生了根。

### 有思:转益多师是吾师

龚乐瑛称自己是个按部就班的人:“你看,小时候省艺校来招生,去不成我也没什么,后来台州来招生,父亲让我来,我也就来了。”

事实上,年轻时的龚乐瑛沉默寡言,与如今还是有很大差距。她回忆,刚进越剧团时,虽然听了家里人的话,走了这条路,但背井离乡、孤身在外,她也不免怯弱。平日里,藏在心里的情绪,总会在与家人的通信中纾解一二。

但这并不意味着龚乐瑛缺乏主见,在她的人生旅程里,有过那么几次不循规蹈矩。

在团里一开始,龚乐瑛住团部集体宿舍,一些年月后,她拥有了一个独立寝室。随着年龄增长,单身的她最后搬到了剧团的仓库间。

正因为这次搬迁,她结识了后来成为爱人的杜先生。两人因为工作原因有过交集,加上杜父工作的影剧院就在仓库的对面,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中只隔着一个小池塘。

一来二去,两人恋爱了。这时,宛如戏剧里那样,好事总多磨,龚乐瑛的家人希望她能离家近点儿工作,便向她提出:回新昌或者往北一些。

龚乐瑛的兄长当时在上海工作,就通过组织关系将她借用到上海。但龚乐瑛一颗心早已拴在了杜先生那里,在上海待了半年,她还是听从自己的本心,不辞而别回了台州。兄长怎么也想不通,一向听话的妹妹,竟会如此“叛逆”。

到上世纪90年代,越剧市场下行,剧团面临改制。1991年,龚乐瑛又有了孩子,出于多种因素考量,她选择了转岗。当时,她爱人更希望她去台州影剧院,因为工作稳定,可以照顾家庭,从一般观念出发,龚乐瑛觉得也许这样才是正确的。

但她最终还是没同意。

“我还是希望我的专业技能能够有所延伸。”龚乐瑛说,她放不下艺术。

1994年元旦后,“一根筋”的龚乐瑛进了当时的台州地区群众艺术馆。虽然不唱越剧了,但她依旧努力,开始投身于更广阔的艺术海洋。

龚乐瑛是作为戏剧干部加入群艺馆的。从台前转到幕后,身份发生了变化,更多时候是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在龚乐瑛到岗之前,戏剧干部已经缺岗两年,因为没有交接,龚乐瑛最初对基本的日常工作一窍不通,她只能一边找上一任戏剧干部询问学习,一边紧跟同事的引导,同时还主动翻看以前的文件,一步步摸索。

省里的比赛,台州也出现缺席状态。龚乐瑛就尝试当导演,好在唱了15年的越剧,凭借舞台经验和前辈老师们的指导,她迅速上道。1994年,她导演的小品《心灵交响曲》获得“嘉北杯”戏剧小品大赛二等奖;次年,《厂里来了女秘书》获得省小品邀请赛的二等奖。

但更大的问题出现了——缺剧本。刚刚兴起的小品,创作人才并不多。

龚乐瑛去找局里的“一支笔”周云卿,提及这个烦恼,哪知对方回了一句:“你为什么自己写?”这一问,把龚乐瑛问住了。周云卿随即又说:“据我所知,你是爱读书的人。”

龚乐瑛确实爱读书,但这只是她的爱好,从来没有将之与剧本创作关联起来。

龚乐瑛深知,写剧本不是件轻松事。作为戏剧干部,应该一专多能,加上周老师又那么鼓励,“那么,我就试试吧”。

很快,她的第一个小品剧本《大山里来的母亲》出炉了。这处女作竟然获得了省创作三等奖、演出二等奖。龚乐瑛渐渐生出自信,从此佳作不断。她写剧本,几乎殚精竭虑。1997年,她创作讲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故事《换星牌》,易其稿,写完才发现自己头发白了一大片;参赛完毕,人也瘦了一大圈。这出戏后来如愿收获好评,更是让龚乐瑛坚定信心:争取每年都有作品!

除了创作,群艺馆的工作,还要与不同的人打交道,龚乐瑛只有逼着自己去“打开”、去沟通。有一回,当年的业务副馆长忽然对33岁的她说:“龚乐瑛,你终

于会说话了!”

这里讲的“会说话”,是沉默寡言的她,如今变得开朗大方,爱与人沟通了。龚乐瑛这才发现,在一次次“打破常规”中,塑造了不一样的自己。

### 有志:少年功夫老始成

“艺术是个性的张扬。”龚乐瑛说。

通过戏剧创作这个途径,龚乐瑛逐步构建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艺术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她可以尽情讲述内心深处的情感,传递情感、理念、思考。龚乐瑛一发不可收。她陆续创作出了不同风格的小品《冬日的车站》《三碗不过冈》《父亲的嗷嗷》《弯弯的月亮》《今夜无眠》等作品,以及越剧小戏《换星牌》、台州乱弹《打瓜园》。

她喜欢选择接地气的主题,反映寻常百姓的悲欢,写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

此外,她还涉猎微电影和电视剧,创作了42集儿童剧《美丽的小梅花鹿》在浙江电视台播放,微电影《守》获得2016中国(台州)映山红微电影大赛单项奖——最佳编剧奖。

龚乐瑛坦言,写小品很难。小品的时长不能超过12分钟,在有限的时间里既要有人物、事件,又要有冲突转折。她坦言自己从未在专业院校获取系统性的学习,对人物的塑造、结构的串联,大多是凭着多年来的生活感悟和舞台表演经验所得。

龚乐瑛小品创作的成功之路,可以通过她的创作足迹,从两方面去探究:一是对生活深刻的观察,二是对剧中人物独特的设计。“龚乐瑛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有心人,关心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一个热点,一个亮点都不会放过,善于于细微处见真切,于平淡中见新奇,把小品小中见大、巧中见情的艺术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是原浙江省文化厅厅长、浙江省著名剧作家钱法成、著名剧作家胡小孩为龚乐瑛个人作品集写的序中所说。

为了写好故事,龚乐瑛深入街头巷尾观察,去乡间向百姓讨教。她有随时记笔记的习惯,因为灵感稍纵即逝,想到就要记录。当她开始创作,前期构思往往花费时间颇多,可一旦落笔,几乎一气呵成。

上世纪90年代,龚乐瑛还没有电脑,剧本都是手写。每写完一篇,她都会去请教周云卿等老师,多方听取建议和指导,再重新改写。一个小品,通常剧本才五六张纸,但龚乐瑛的手稿,叠起来常常有上百页。

一开始,龚乐瑛也写外部矛盾,通过人物和事件来推进来营造戏剧矛盾,但近十年,她的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侧重于细腻的描述去刻画人物的内心,更多落笔于人物内心矛盾,而非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她的剧本上提示语比较多,写明人物的小动作,以此来帮助刻画人物内心。在剧情走向上,她也喜欢通过人物性格的延展、交织,来自然发展情节。

接受采访时,龚乐瑛忽然一句“稍等”就跑到电脑,修改起最近正在写作的一部话剧。打完那一句“人生有很多的选择,只要有梦想,就会有收获”,龚乐瑛解释说,刚刚脑子里忽然浮现出《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在访谈节目里聊到,人生不管有多大成就,其实在每个人眼里都逃不过那一个“终点”。

“人生只有一次,做决定的应该是你自己。”龚乐瑛说。

这是非常跳跃的思维模式,由一次视频访谈引发的触动,跃入了她自身的思考,最后落到纸面上,变成一行对白。

龚乐瑛的舞台作品大多也是如此,先感受而后表达,她更希望观众从戏剧中获得身临其境的共鸣感,而非枯燥乏味的讲理、说教。

“我是演员出身,相对更懂得人物塑造和剧情推进的描述,因而在表演时能够更好呈现。”她分析道。

转型这些年,一个新的龚乐瑛渐渐生长出来——在艺术上孜孜以求,追求“完美”,如同她笔下的刀,血肉丰满。

自开始戏剧创作,龚乐瑛屡获大奖,其中包括了5次全国戏剧创作最高奖“曹禺奖”“小戏小戏奖”,3次全国最高政府奖“群星奖”以及70多本省级以上奖项。但她反复强调,创作绝不能只是为了拿奖,她有她的执着,“传播真善美,是当代艺术创作者的社会责任”。

近些年,肩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她,也引领和培养了更多年轻人取得创作上的成

果。她一直希望,台州的舞台表演形式,能够百花齐放。

### 有情:壮心未与年俱老

龚乐瑛醉心创作,彻夜“织梦”,乐此不疲。1997年,正值龚乐瑛确定目标之际,此时儿子尚不到7岁,无暇顾及的她直接把儿子送到学校读书。但是,她太忙了,不是忘记去学校接儿子放学,就是让儿子孤身在小区的凉亭里等待母亲回家。好多次,好心的保安帮忙照顾儿子,把姗姗来迟的她痛斥了一顿。后来,好在有朋友、同事和邻居的关照,儿子也健康地成长了。

对此,龚乐瑛十分内疚,提及时忍不住眼眶湿润。好在,儿子成年后安慰她:“你看,我这不是好好长大了吗。”更为幸运的是,儿子也喜欢艺术。一家三口在一起,探讨得最多的还是艺术。她也从儿子的观点中了解到年轻人的喜好,她会和儿子一起跑去各地,观看各种各样的剧种表演。每当看到其他地方的舞台设计有值得借鉴之处,她就会默默记下,希望在下次编导时能够提供新创意。

她还会时不时看一看《台州日报》等报刊,保持对社会的关注,寻觅灵感来源。在她看来,作为当下的创作者,当然应该关注社会时事。

她也会看一些电视剧,比如说《觉醒年代》《潜伏》《大明皇朝》……像前阵子播放的《庆余年》第二季,她也很欣赏,除了人随剧走的编剧王倦,她还能准确说出小说原作者猫腻的名字。一部电视剧,她抱着学习、研究的心态,翻来覆去看上四五遍,揣摩编剧的手法、结构、台词。

“我喜欢看剧。”龚乐瑛谦虚地说,“我初中毕业后,高中仅念了一年,这是我获取养分的捷径。”

今年,即便临近退休,龚乐瑛也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

4月,她受邀编导的原创民族交响情景音乐会《宋韵台州》,获得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人场券。在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上演。这是她退休前的最后一部舞台作品,却被她荒诞挑起“民乐”,她打破传统民乐的单一表现形式,融入情景剧元素,串联整场,增强观众的视听体验。除了设置丰富的舞台场景,她借力于台州书法院,将包含台州元素的书画制作成背景视频,进一步加强对舞台的沉浸感。对此,观众反响热烈,业界好评如潮。

6月末,她首次尝试创作的一部青春类话剧也已出初稿。当被问及对于台州戏剧的未来有何想法,龚乐瑛又提到了自己钦佩的女性导演王潮歌,她借力于台州书法院,希望有机会将台州的文旅元素与戏剧结合起来。在台州也做一个“沉浸式”舞台;也提到她最为敬佩的田沁鑫制作的《典籍里的中国》,是她最念念不忘的节日。

“我在台州待了45年,远超自己的故乡,我感恩山海台州对我的包容,也热爱这片土地,今时今日,依然有着书写台州的冲动。”龚乐瑛说,“退休只是职业生涯的终止,但对艺术的追求,我永远在路上。”

如果说,从前的龚乐瑛,在生活之外,寻获了舞台这片小天地,今天,台上的“藤蔓”,已从幕布下方,渗透进现实,两个世界互通养分,交织融合。于她而言,舞台已成生活。

正似她的笔名“南竹”,她像一根扎根“舞台”快半个世纪的竹子,节节生长,向上、坚韧、自由舒展。

熟悉龚乐瑛的人都知道,她不大喜欢工业化的事物,而更偏好自然、传统、古老的年轮。如今,她把家安在了有“台州文化之根”之称的章安。

她喜欢闻周边田野的气息,徜徉在乡间小路上,融入稼穡的惬意之中。“和周边的老百姓打交道,左邻右舍也当我是朋友了,自己推开你家的门就进来‘卖白搭’,隔三岔五还会送些吃的过来。”她笑着跟记者介绍。这一切为她的创作,营造出绝佳氛围。

也许是岁月冲刷了她的心性,相较于老照片上,龚乐瑛的面容柔和了许多。她告诉记者,近两年她一直在反思,从前的自己,在艺术创作上过于自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已慢慢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应该多些包容,打破“我执”。这是另一个境界的龚乐瑛了。

送走我们,龚乐瑛转身回了小院,继续书写。她又要到艺术世界里驰骋了。